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 论童年记忆对余华小说中暴力元素 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Memories on the Violence Elements  
in Yu Hua's Novel**

石超

**SHI CHAO**

**17ALB0665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1**



# 论童年记忆对余华小说中暴力元素 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Memories on the Violence Elements  
in Yu Hua's Novel**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2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4
第三节 研究范围.....	5
第四节 研究方法.....	6
第五节 文献综述.....	7
第二章 余华小说中暴力血腥的元素.....	10
第一节 暴力血腥元素的产生.....	10
第二节 暴力血腥元素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	12
第三节 暴力血腥元素对其人生的影响.....	14

第三章 由暴力血腥所转化的坚毅元素.....	16
第一节 萌芽状态的坚毅.....	16
第二节 逐渐绽放的坚毅.....	19
第三节 坚毅的强大力量.....	21
第四章 余华童年记忆.....	23
第一节 余华的童年.....	23
第二节 家庭记忆对其童年的影响.....	26
第三节 社会记忆对其童年的影响.....	28
第五章 余华的旁观者视角创作.....	30
第一节 暴力血腥在其作品中的发展变化.....	30
第二节 创作结果的特点分析.....	33
第六章 结语.....	35
引用书目.....	37
附录.....	42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石超

---

姓名：石超 SHI CHAO

学号：17ALB06654

日期：2021 年 9 月 2日

论文题目：论童年记忆对余华小说中暴力元素的影响

学生姓名：石超

指导老师：黄丽丽师/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余华作品的风格大致可分为两种，主要体现以暴力血腥为主的早期作品和经过转型后充满坚毅味道的作品。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童年记忆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余华的创作与其童年时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本文试图通过余华小说当中的暴力血腥元素和坚毅元素进行对比，联系其童年记忆与创作特点来拆解分析他的童年记忆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要研究余华的小说风格，离不开对其作品中所呈现出两种主题的剖析。

余华在文坛中是当独特的，他笔下的作品充斥着暴力血腥元素。余华的暴力血腥因其展现之多和刻画之深深受学者们的关注。一方面，暴力血腥元素是余华作品的标志性特点，可以以此为突破口研究其小说中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在余华的作品当中，对暴力血腥所展现出的漠然刻画和后来看透人生百态呈现出的坚毅力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坚毅是余华成长的表现，是他对世态人情深入观察后所产生的表现，也是他对生活不一样的理解。它们是余华小说中的世界与现实的重要衔接点，从早期对现实世界残酷血腥的直接揭露，到后面着重体现出了人们面对种种磨难时的坚毅，从直述人性之恶到彰显人性之善，从人们面对苦难的可笑行径到选择坚毅面对，可见余华的

童年记忆对创作的影响。不仅帮助余华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现实世界”，而且也在小说当中被通过夸张和反讽等写作手法赤裸裸的揭露出来，使得人们看到更加真实的社会。

**【关键词】**：余华；暴力血腥；坚毅；童年记忆；影响

## 致谢

时光荏苒，行文至此，落笔为终，我的大学生活即将到此结束。始于2017年10月，止于2021年冬天，时光总是流逝的如此之快，总以为会有来日方长，殊不知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在拉曼大学，留下的是青春，收货的是知识与成长，虽然有很多的不舍，但心中依然心怀感激。

首先，我非常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黄丽丽老师，做我学术上的引路人。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从课题的选择、论文的开题方向、论文的资料收集；从不断的修订到最后的定稿，这一路走来，始终都离不开丽丽老师的耐心指导与帮助。很感谢老师这一路以来对我的细心指导，为我最终论文的成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感谢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们，感谢你们把丰富的知识传授给我。同时作为中国留学生的我，很开心能够来到拉曼大学来到中华研究院这个大家庭中，在这里结识了许多的同学和老师，拉曼大学的学习生涯将会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光阴。谢谢你们，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与你们相识！

感谢父母对我无微不至的支持与照顾，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付出，让我圆满完成了求学之路，愿父母在以后的生活中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岁月清浅，时光亦潋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凡是过，皆为序章。这一路走来，帮助我的人有很多，感谢的人也有很多，是你们教会了我如何成长。真诚的祝愿我身边的朋友、家人、老师、同学们在未来的生活中都能够平安喜乐，愿我的母校铜仁二中、拉曼大学桃李满天下。

## 第一章 绪论

一个作家的创作思维以及心理结构，与其童年时期的记忆有着紧密的关系，童年记忆对于作家的创作意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内容，除了作家的生活经验之外，作家本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潜意识对其创作活动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童年记忆对于作家的影响是刻在心里的，即使在作家长大成人之后，所创作出的作品始终也都会受到童年记忆的影响。有青年作家问海明威：“作家最早期的训练是什么？”海明威直接回复到：“不愉快的童年。”<sup>1</sup>作家川端康成，两岁时父亲去世，三岁时母亲去世，七岁时姐姐又离他而去，所以童年生活所经历的死亡与孤苦使得川端康成养成了一种敏感孤僻的性格，这也体现在他后来的创作内容中。由此可见，作家的童年生活会对其创作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其创作内容中多多少少都会带有童年生活的影子，余华的创作也与其童年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

---

<sup>1</sup> 董衡巽，《海明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页71。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余华，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祖籍山东高唐，后来跟随父亲、母亲迁居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sup>2</sup>1973的时候，余华小学毕业，在余华的记忆里，海盐县是一个“连自行车都看不见的县城”，这个县城似乎只有一条比胡同都还要窄的大街，大街的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sup>3</sup>少年时期的余华常常和弟弟趴在窗户上，看着外面的景色，大片的田野尽收眼底。1977年，余华小学毕业，在父母的安排下成为了一名牙医，牙医的这份工作，余华整整做了五年，他观看了无数张开的嘴巴，拔掉了近一万颗牙齿。<sup>4</sup>牙医的工作让余华做起来感觉很枯燥乏味，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烦闷与无聊。后来，余华在散文里感慨做牙医的日子，写道：“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sup>5</sup>是他想进入文化馆工作，当时想要进入文化馆工作，只有三条路可以选：写作、绘画、作曲。识字不多的余华，发现自己除了写作，似乎别无他能。

1979年，余华赶赴宁波进修口腔，也正是在这个期间，余华接触到了川端康成的作品，对他早期的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到1982年，余华除了上班以外，基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阅读和写作。

1983年，余华接到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喜欢上了他写的小说，这次改稿回来后，余华如愿以偿的得到了在文化馆工作的机会。就这样，余华

---

<sup>2</sup> 洪治纲，〈余华生平年表〉，《中国作家网》，2007年1月9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2007-01-09/48007.html>。

<sup>3</sup> 洪治纲，〈余华的童年记忆：常常一个人待在太平间里睡午觉〉，《文艺报》，2017年6月4日，第5版（余华评传）。<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602/c405173-29312800.html>。

<sup>4</sup> 余华，〈余华：我是怎么从牙医成为作家的〉，《中国作家》，2018年4月6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417/c418927-29932404.html>。

<sup>5</sup> 洪治纲，〈余华的童年记忆：常常一个人待在太平间里睡午觉〉，第五版。

便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直到1987年，余华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由于这篇小说的影响，余华很快就得到了鲁迅文学院的关注，邀请他创作研究生班去学习，这一年，余华27岁了。

1990年，余华的首部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出版，他觉得通过写作就可以养好自己，便辞去了文化馆的工作，定居在北京。开始了自己更加自由的生活，也正是这次的离开成就了余华。因为只有当自己离开了最熟悉的地方，再次回来就是不一样的感受了，也就是在这年，余华写出了小说作品《活着》。1994年，长篇小说《活着》被张艺谋导演排成了同名电影。1995年，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获得杂志发表。1998年，余华的小说《活着》获得了意大利文献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活着》这部小说更是打破了纯文学的销量记录。<sup>6</sup>

---

<sup>6</sup> 中国文学经典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经典》，（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0），页380。

##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余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他的小说在读者群体中的呼声是很高的，吸引了许多的读者关注。在此背景下，余华及其小说作品也成为了了学者们重点的研究对象，他们基于不同的文学理论和角度对余华小说的作品进行研究。我对余华及其小说作品也是十分感兴趣，先后阅读过大量的余华小说作品、相关论文、访谈等。余华小说十分吸引人，很容易带领读者进入一种深度的阅读状态，在阅读余华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余华很喜欢在小说的世界中去书写暴力与血腥，看完他的小说会让人陷入一种压抑与思考当中。这也是我产生了研究余华小说内容及其暴力血腥内容出现的原因，研究其与童年生活和记忆之间联系，更加全面地去剖析余华小说作品内容深层次的血腥暴力。

本文在研究中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揭示余华作品暴力血腥和坚毅内容的具体表现；

第二：对余华的童年生活和旁观者的视角展开分析，详细分析其中对余华心理和意识产生深刻影响的部分；

第三：对余华童年记忆与其小说中的暴力血腥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

### 第三节 研究范围

本文研究内容将围绕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血腥元素探究童年记忆对其创作的影响而展开书写，本文在研究中主要论述以下内容：

第一：着重分析余华小说中暴力血腥的元素、产生以及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童年记忆对他人的影响又是怎样的，探讨他们的因果关系。

第二：由余华对暴力血腥所转化的坚毅元素、萌芽时期、逐渐绽放的坚毅展开深入而详细的分析讨论。

第三：对余华童年的生活经历展开详细解读，指出其中一些令余华印象深刻的事情。

第四：以旁观者的视角创作来分析，余华冷淡静默的笔法突显出的创作特点和形成暴力血腥的原因，全面的剖析余华的暴力血腥，让读者对余华小说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中将重点采用以下两种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调查法，通过线下的图书馆和线上的中国知网、读秀网、全国大学生图书馆联盟等网站，搜集大量与本课题相关研究的论文文献，通过详细阅读这些文献，梳理其中的核心论据和论点，将其与本课题研究有效结合，保障论文的理论性和逻辑性以及真实性。

二是文本细读法，对余华所有小说作品进行详细阅读，尤其是分析小说内容所体现关于暴力血腥元素的内容，将其记录下来并进行整理和综合，作为本文在研究和撰写工作中的重要论据。

## 第五节 文献综述

作家余华的作品历来都是学术界的重点，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理论观点，对余华及其作品内容展开研究。而余华作品中所展现的鲜血、死亡与暴力血腥等相关的元素却格外引人注目，也是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内容，引发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余华童年生活经历和其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暴力血腥叙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学者们在此方面的研究资料也是非常多的。因此我对现有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并收集到大量的相关研究内容，对这些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学者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研究：

### 一、余华童年生活经历进行分析

从余华小说暴力血腥内容和其童年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着重分析余华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分析其与其作品中暴力血腥内容之间的联系。

范秀玲（2007）分析了作家余华童年生活经历对其小说中暴力血腥叙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她首先对余华小说文本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摘录和梳理出了其中包含暴力、血腥元素的文本内容；其次对余华的童年生活经历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在此过程中梳理出了这些童年经历可能会对余华人生观与价值观产生影响，为余华思想观念的产生寻找童年时期的根源；作者用冷峻的笔调来描述出现在

生活中的死亡、暴力、血腥等元素，对人性中的恶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全方位的展示。所以在揭示余华小说的主题时，学者们总会提到一个关键词：暴力。余华小说之所以充满了暴力元素，作者反而用一种冷峻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暴力事件和元素，与作者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余华之所以在小说中迷恋暴力，这和他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成长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sup>7</sup>

胡非玄（2007）《童年记忆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指出，在余华小说中，读者会经常感受到鲜血、暴力、死亡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甚至已经成为余华小说中几个常见的主题内容。余华小说内容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点，一大核心原因来自于作者的人生经历，在作者儿时的成长过程中，恐惧总是伴随他成长，对其内容在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余华童年时期见证了太多的鲜血、暴力、黑暗和死亡，他早已经习惯了这些内容，甚至对其有些迷恋。另外，作者还指出，余华小说中很少出现高大威猛的男性形象，反而经常会体现出杀父的倾向，<sup>8</sup>之所以展现出这些特征，核心原因就在于余华童年生活经历中缺少来自父亲的爱，对父亲的不认可。

## 二、对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元素分析并指出童年生活经历因素的影响

对余华小说中暴力元素进行详细分析，进而揭示出这种暴力叙事风格出现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作者独特的童年生活经历，详细揭示出了其童年生活经历与小说暴力叙事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关系。

胡剑鸣（2011）《余华小说暴力因素研究》指出余华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作者

<sup>7</sup> 范秀玲，《从余华小说中的暴力、血腥叙事看童年记忆对其创作的影响》（吉林：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页27。

<sup>8</sup> 胡玄飞，〈童年记忆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页114。

用冷峻的笔调来描述出现在生活中的死亡、暴力、血腥等元素，对人性中的恶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全方位的展示。所以在揭示余华小说的主题时，学者们总会提到一个关键词：暴力。余华小说之所以充满了暴力元素，作者反而用一种冷峻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暴力事件和元素，与作者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余华之所以在小说中迷恋暴力，这和他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成长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sup>9</sup>

任亚芳（2013）《余华暴力死亡叙事的原因分析》首先基于余华创作出的小说内容，详细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暴力叙事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这种暴力叙事所展现出的鲜明特点，最后指出这种暴力叙事出现的原因，包括创作社会背景、海外作家著作的影响以及余华个人独特的童年生活经历。<sup>10</sup>

综上，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也发现了余华小说中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明显的暴力叙事风格，与其作者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上进行详细分析，得到了详实的研究资料。本文将在对学者现有研究资料进行详细研究，并指出余华作品中与暴力、血腥等相关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内容的特点，更加深层次的阐述暴力、血腥与余华童年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余华在其小说中的暴力、血腥叙事的深刻影响。

---

<sup>9</sup> 胡健鸣，《余华小说暴力因素研究》，（吉林：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2017），页60。

<sup>10</sup> 任亚芳，〈余华暴力死亡叙事的原因探析〉，《大众文艺》2010年第17期，页82。

## 第二章 余华小说中暴力血腥的元素

### 第一节 暴力血腥元素的产生

余华作品中的暴力血腥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余华出生于1960年，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正面临严峻的形势，在之后的不久便迎来了一场震荡中国的浩劫——文化大革命。而余华也正是因为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致使他所接触到的大多是当众殴打、谩骂、诋毁重伤、毫无素质可言的野蛮景象。

社会风气败坏，哀鸿遍野，大多数人光让自己活着就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对于除了自己以外的事情一般都很少有人会关心，就算是自己的孩子，父母也很难照顾周全，不让孩子饿死已经是非常困难，至于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不过是场空想罢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文化水平注定了他们对此事的无动于衷，孩子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养老送终而诞生的产物，合家欢乐不过是空中楼阁。没有人会刻意花费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人们不愿意把自己赚取粮食、填饱肚子的时间花费在一个还未完全成长起来的一张嘴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一个人的低级需求要优先于高级需求。在封闭暴力的环境下度过童年的余华憋出了胆小静默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其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余华的童年能接触的世界除了屋子里就只有医院，而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见到最多的是白色与红色的交织，白色的冰冷与红色的压抑充斥着余华的整个童年。余华常看到父亲从

手术室中走出后满身鲜血的样子，这早已经刻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之中，永远挥之不去。<sup>11</sup>见惯了生离死别、破题残躯的余华能懂的不是其他孩子的花样玩闹、嬉笑感受，而是如何使一具身体看上去更加的血腥、更能承受疾病的侵蚀。

余华兄弟俩和谐相处时也只是在医院外面的空地上奔跑追赶，至于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基本上没有的，若是没有了那个喜爱冒险的哥哥，余华的整个童年也许都只能循规蹈矩的生活，一如既往的静默，而所接触到的东西也不过是那些手术室的护士，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从里面提出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sup>12</sup>经常看到尸体并听到死者家人的凄惨哭声，这些常人难以接触的事情，却成为了余华小学时期的常态。<sup>13</sup>这些医院里传出来的凄惨哭声让余华听到了这个世界最为丰富的哭声，尤其是黎明即将来临时，哭泣着的声音显的漫长持久而且感动人心。<sup>14</sup>每到酷热的炎夏时节，余华都会自己一个人跑到太平间享受着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清凉。<sup>15</sup>那些尸体已经不会再使其感到害怕和恐惧，这也为未来的写作中对死亡的描述增添了些淡定与从容，面对暴力伤害时更能够处变不惊。尤其在后来，文学大家弗朗茨·卡夫卡和川端康成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川端康成的细节刻画以及暴力的描写都使其感受触动，余华曾在《东方新报》的采访中也说道，他受到了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川端康成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之一”<sup>16</sup>余华的写作风格则在这些影响中不断的被塑造者。

---

<sup>11</sup> 周静，〈余华作品中的血腥意识解析〉，《牡丹》2015年第10期，页31。

<sup>12</sup>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页36。

<sup>13</sup> 周静，〈余华作品中的血腥意识解析〉，页32。

<sup>14</sup>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页39。

<sup>15</sup>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页40。

<sup>16</sup> 〈余华：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 鲁迅是我的朋友〉，中国新闻网，2016年4月1日。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6/04-01/7820876.shtml>。

## 第二节 暴力血腥元素在作品中的具体展现

年幼时的遭遇势必会对一个人长大后的三观造成影响，而余华身为一个作家，其三观必然会在作品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余华的作品中充斥着无数的暴力与血腥元素，这是我们都有目共睹的，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余华刻画的各种暴力形式映射了其自己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状态，甚至是感到荒谬，体现了其对整个世界的悲观情绪，意欲揭示当时社会的道德败坏和丧心病狂。

《古典爱情》这本书尖锐的指出了从古代起，女性就从未争取到做人的权利，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在饥荒年代的巨大危害与影响下，也毫无保留地揭露了在中国古代时期就存在并留存至今的食人文化，这也让我们引起重视与警惕，尽管是通过这种暴力与血腥所共同交织的方式存在。<sup>17</sup>在文中作者将死亡描述的稀松平常，世界上的苦难致使人们的同情变成了奢求，对痛苦产生了麻木与漠然。文中所表现的道义已经被这世上的苦难所碾压的土崩瓦解，其中的死亡是极端而且粗暴的，冲突爆发随处可见。这等直观肉体上的血腥与暴力场景足以使我们产生警惕。

《在细雨中呼喊》中即使暴力与血腥融入到了淳朴的语言当中，但他们却并未消失。《活着》中由暴力所导致的高频死亡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许三观卖血记》中主人公在面对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总会以自虐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将暴力血腥融入生存之中。《现实的一种》则是以更加存粹的情感介入，用异常冷静的理智，有条不紊地讲述了一个亲人间相互残杀的故事。余华认为这些作品中都记录

---

<sup>17</sup> 胡雨玘，〈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以《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为例〉，《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页26。

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血腥，而这些都表现在字里行间之中，如暗流一样波涛涌动着，这是从噩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因此，有人就认为我的血管里曾流淌的不是鲜血，而是冰渣子。”<sup>18</sup>《死亡叙述》中，对暴力与血腥细致入微的描述，让人感到无法直视。这些作品展现了作者描写暴力血腥场景时的平静与淡漠，在欣赏其作品的同时不难发现余华所构建的书中世界的暴力与血腥元素与其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

<sup>18</sup> 余华，《现实一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页92。

### 第三节 暴力血腥元素对其人生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的中期，中国小说见证了国家政权的兴衰起落，描写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身处乱世的痛苦与忧伤，对于国家分裂的后遗症而言，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比中国人所经历的身心伤害更具说服力。一九七八年正式提出了伤痕文学，而这一年，上海的作家卢新华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所造成的各种悲剧进行详细的描述。《伤痕》用身体来见证了苦难，使肉体的撕裂成为了政治暴力的符号。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遭受到了来自肉体上的殴打、改造和处死，除此之外还有无尽的精神折。在身体于尊严的废墟之上，政治的血腥残暴一览无余，因此，伤痕的意象充满了象征的维度。<sup>19</sup>余华暴力血腥元素的产生正如伤痕文学所体现的那样，余华自身的身心伤害成为了国家动荡的后遗症、当时社会的时代烙印。

个人经历是余华在创作中不断选取的暴力、血腥、死亡为主题的根本原因。余华的社会经历构造了创作的思维，其童年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种无序混乱的状态当中，他见过太多社会污浊的现象，正因其看到社会上的种种黑暗，才造就了他笔下的另一个冷酷、暴力、孤独的现实。

余华笔下的世界虽然有着现实世界的影子，但是整个世界的形成是离不开它自身的想象，佛洛伊德曾经说过：“生活幸福的人从来都不会去幻想，只有认为当下的现状不满意时，才会去幻想，不能得到满足的愿望才是进行幻想的原动力。”<sup>20</sup>他的童年是平淡且索然无味的，所以他的幻想是缺乏对象的，但是没有对象远远要比拥有对象更能激发一个人的幻想。

---

<sup>19</sup>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页281。

<sup>20</sup> 范秀玲，《从余华小说中的暴力、血腥叙事看童年记忆对其创作的影响》，页8。

余华的先锋作品总是充斥着暴力与死亡的气息，将人性的光辉掩藏在邪恶的浓雾之中，朦胧不清，竭尽全力地运用浓墨重彩般的笔画来夸张的勾勒出其自身所看到的世界模样，让人们看到他所接触的世界是有多么的荒谬黑暗，旁观者的他将这一切的丑恶都像人们完全的展示出来，不断地颠覆人们对书中美好生活的期许，但是在其后来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细雨中呼喊》这些作品当中，却与之前的纯粹暴力血腥有着截然不同的不同。如果说《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是余华后期转型的萌芽，那《许三观卖血记》就是余华后期真正转型之后的产物，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描写了对温情的呼喊，对未来的希望，在苦难中对活着的向往，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所展现的是一种比《活着》更加接近本质的现实，他所描绘的情节让人看了潸然泪下。

余华的转型就像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学生开始一点一点的向着某一方向研究而努力的过程，一开始的余华只是单纯向读者们叙述一个血腥荒诞的世界，通过在原有世界的模型上简单重复的去涂抹那单一的暴力血腥的颜料，没有更加深入的内在东西，只是浅浅的一层表现，但是后来的余华开始慢慢在这层表象之中摸索出了更加深层次的东西，余华开始探索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之下，人们到底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他开始思考人们的那些行为背后的含义，继续运用旁观者的视角向读者们一点一点的叙述出他对人们行为底层所隐藏的人性善良和坚毅。从余华的创作转型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余华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为读者们展现出了更加具有价值的内容。

## 第三章 由暴力血腥所转化的坚毅元素

### 第一节 萌芽状态的坚毅

余华的早期作品，多采用暴力血腥元素作为主题。有研究者发现，工作记忆在早期是具备高捕获效应的，当人类大脑对这部分记忆进行刺激或者大脑的记忆内容达到视觉搜索时间，当时间的长度足够长时，则被视为拥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巩固。<sup>21</sup>当认知控制开始介入到工作记忆的存储和视觉搜索的双任务当中，那么基于记忆内容的捕获效应就会开始降低。<sup>22</sup>反观余华，我们不难知道，余华不可能在受刺激的情况下进行创作，所以那些影响他进行创作的记忆不会是他的间歇性记忆，进而我们可以推断出余华对这种暴力与血腥能够细致的刻画是他持久地接触到那样的环境，当达到一定的时间后，这种环境就在他的大脑里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影响。

多数人以《活着》作为余华作品的转型标志，是因为在《活着》中，文章的语言开始产生比较明显的转型，但其实，余华真正转型的作品应该是《在细雨中呼喊》。在此之前，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可以看到余华对这个世界的荒诞描述，使我们了解到余华对理性世界的态度已经开始产生了崩塌。<sup>23</sup>不仅如此，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古典爱情》中，通过对诗情画意的消解来突显出社会现实的残酷与暴力。张生作为一个落难公子在后花园中与惠一见钟情并私定终身，<sup>24</sup>这样一个本该是一段爱情佳话的题

<sup>21</sup> 彭聃龄，《普通心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215。

<sup>22</sup> 毕翠华、黄希庭，〈工作记忆的存储时间及目标时距对时间知觉的影响〉，《心理科学》2016年第4期，页803。

<sup>23</sup> 刘春勇，〈夏季台风：余华转型的钥匙〉，《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页85。

<sup>24</sup> 刘春勇，〈夏季台风：余华转型的钥匙〉，页81。

材，却在余华的笔下成为了一把讽刺现实的利刃。张生赴京赶考却名落孙山，最后回到了那个与惠相识的后花园，记忆中那个熟悉的花园却只剩一副破败不堪的景象，当他们再次相逢时，惠不但变成了一个菜人，还被人卸掉了一条腿，而张生的双手最终还是沾满了鲜血，举起了本不该属于他的屠刀。<sup>25</sup>文章最后的人鬼之恋所呈现出的悲剧更是对那份历史赋予世界的诗意进行了致命的冲击，因而余华转型的本质原因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让他逐渐明白了一直贯穿着上等文化历史的理性意义，为暴力添加了神圣的光环，以信仰和理想等形式，来使人们的肉身得以寄托，但这却会让人们脱离现实，这与他所看待的世界理念相悖。他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充满激情而又年轻的自己了，随着岁月和阅历的增长，他已经看淡了一切，内心变得无比平静。

他不再执着于世界是怎么样的，不再去想改变世界的存在，而是去呼吁人们重新回到现实，脚踏实地，坚韧顽强地活下去。<sup>26</sup>《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呼喊，正是来自于脚踏实地的呼喊，是对于被历史赋予世界意义的一种摒弃，这是他对世界意义的坚毅，是对坚韧活着的一种渴望。

余华对正义、诗意、尊严的消解，这正是让余华变得坚毅的一种体现，他不再执着于这些所谓的正义、诗意、尊严的存在。我们通过余华小说中人物的死亡也可以看出，当这一切的消解进行到最后时，剩下的便只有坚毅的人物和坚韧的态度，余华的坚毅正是对历史意义赋予世界进行思想反抗的表象化体现，于是余华走上了这条弥漫着坚毅创作的道路，实现了精神层面上的转型。

余华作品的转型，可以看出他在一般的环境下跨越阶段时的成长，从单纯刻画世界氛围，单一理解整个世界到开始逐渐思考人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生存的底层基础；对暴力血腥的漠然刻画和看透人生百态，生老病死后呈现的一种坚毅而又平静的力量。让读者们都可以感到余华在写作风格上的变化，他不再像是先锋时期的创作那样，冰冷残酷，单调乏味，

---

<sup>25</sup> 余华，《古典爱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页58。

<sup>26</sup> 刘春勇，〈夏季台风：余华转型的钥匙〉，页83。

致力于刻画出黑暗邪恶的世界，而是开始在那个黑暗血腥的世界中发掘出更加宝贵的东西——人性之中的坚毅。让读者们眼前一亮，不再是震惊那个黑暗残酷的世界环境，而是开始期待在那个暗无天日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通过使用隐藏在人性当中的善和坚毅来度过那段黑暗艰苦的时光。

## 第二节 逐渐绽放的坚毅

在余华享有盛誉的作品里《活着》，在整篇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余华描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尽世间沧桑的农民悲惨一生，还有不管遇见什么样的困难与挫折，都要坚强地活下去的坚毅品质，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富贵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和国民党抓捕壮丁的遭遇以及疾病缠身，饥寒交迫等种种磨难后，仍然坚毅的活着，哪怕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幸与痛苦。主人公富贵的最后结局是和一头老黄牛相依为伴，他失去了一切，就连唯一的老黄牛最后也垂垂老矣，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活着，这不仅仅是生命的坚毅，更是一种对人生的领悟。当你用坚毅的眼光看待生命中的一切，视外界的一切苦难都为粪土时，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人生的领悟。

《活着》这本小说所讲述的故事都在生动的表达着坚毅活着的内涵。尽管富贵经历了诸多的苦难，年老时一个人孤苦伶仃，但他仍相信活下去就会有希望，他一生命运悲惨，却仍坚定的活着，坚毅那些苦难与折磨的存在。余华小说中通过富实用平淡的语调来进行叙述，这种第一视角的叙说更能体现出他活着的决心，以平时的民间姿态呈现出一种坚毅的力量。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所描述的故事依旧是一个普通人物的一生，许三观为了生活选择去卖血，这体现了他的坚毅和顽强。他的人生朴素且充实，在文中他面对许多令他不满的事情时，都只是表面上进行咒骂，到最后他都会以一种坚毅的态度去看待，去完成。<sup>27</sup>他坚毅的品质也正体现在此，以局内人的姿态来，向我们传递他对于事物的看法，以看客的态度去做他所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哪怕中途有一些困难，如

---

<sup>27</sup> 程光炜，〈论余华的三部曲——《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页152。

自然灾害等因素的阻碍，也并没有放弃承担起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而是不断表现其坚毅的品质，不去在乎那些灾害的迫害，坚毅的带领家人们生存下来，这些情节的描写无一不透露出余华小说中的坚毅。

《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抑制了先锋时期暴力血腥的表达，去除了痛快的血腥杀戮，代之悲悯的情绪，续写了国庆、刘小青、孙广平、孙光明、孙光林、曹丽等一代人集体式受难的成长。缺席的爱、衰落的伦理体系、迷失的道德管束都体现了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无序与动荡，由此也导致了年幼的余华与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层隔膜，使我逐渐游离在现实之外，幼小的心灵反复承受着现实社会的残酷冲刺，却又孤立无助。<sup>28</sup>这种难受的主题存在的意义深远，它不仅代表着余华在续写时所涌现的悲悯意识，更加彰显出余华心中自觉的苦难意识。洪治纲认为，一个人能够自觉地彰显这种苦难意识，以受难的形式审视现实的存在，以及其合理性，这一点体现了作者宽广的内在精神。<sup>29</sup>由此可知，余华在这个阶段是已经不在乎血腥杀戮的痛快表达，余华对待这些事物开始逐渐醒悟起来，他开始思考当时社会的无序与动荡，内心逐渐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以受难作为主题续写了这本《在细雨中呼喊》，从而彰显出了发自内心的自觉苦难意识。

我们对余华小说中苦难的感知主要来源于余华对小说人物细致真实的刻画，他的小说大多是来自那些平民群众的苦难生活的一种缩影。人们总是从自身经历过或自身经历相似的一些事情上产生敏感，尤其是余华在文中第三章描写的人人们在众多苦难的折磨和各种欲望的引诱下，没有迷失，最终还是回归了温情，在第四章更是直接以民众的身份开始呼唤着温情。<sup>30</sup>余华在经受着生活上所带来的苦难与折磨的同时，他也在顽强的与自己的内心做斗争，生活报他以苦难，他却用报生活以

---

<sup>28</sup> 洪治纲，《余华评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页93。

<sup>29</sup> 洪治纲，《余华评传》，页96。

<sup>30</sup> 张利娜，《呼唤温情：论余华的长篇小说》（上海：上海外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页8。

歌的乐观心态去面对，这种坚毅的心态正是对生活中痛苦与折磨的最好对抗。

### 第三节 坚毅的强大力量

余华在小说中所透露的坚毅，不仅仅表现在对小说人物的刻画，更是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地影响着自己。他的小说所呈现出的坚毅，不是凭空想象的，是因为余华自己本身就拥有着这种品格，这种品格由于他年轻时受阅历的限制，并没有在作品中有过多的表现，但随着年纪的增大，阅历越来越丰富，坚毅逐渐取代了暴力血腥成为了他作品的主旋律。

余华在早期的作品中以夸张的手法去对待身体的伤害，并以此为媒介向读者们渲染出生命的荒凉与虚无的本质，以及任何人去努力构造世界意义的无偿，都不能解释中国人难以愈合的创痕。在这种伤痕中，余华看到了惨烈的大出血与大虚弱，身体只不过是承受暴力的观察站，《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看到了其所承接的这一姿态，但是余华最终还是从身体的无用中找到了有用，有用的重新认识也暗示了余华对自身价值观的妥协，他所书写的暴力血腥开始逐渐向制度内的合法化回拢，不再排斥家庭的存在。<sup>31</sup>而根据余华之后所创作的《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余华真的变得更加成熟了，他不在注重以前的执念，不再一味的为了寻求痛快而去书写暴力血腥，他逐渐开始学会去领悟那些制造难以治愈的伤痕，开始接受内心深处所知道的那个可以疗伤止暴的地方一家庭。

在他整个人生创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其中的变化是有多么大的，而能够产生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正是余华的坚毅品质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余华早期的作品是以打破常规的语言逻辑，通过对社会黑暗情节的阐述，对

---

<sup>31</sup>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145。

恶的人性的表达，而在后期的作品大多是以一个质朴的普通人的视角来叙述，与真实的生活是极其相似的，所呈现出的坚毅品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身处苦难却不甘就此放弃，对生活依旧充满希望，这一切的态度转变都是因为他坚毅的品质对其自身的不间断影响所带来的。他不再追求语言上的刺激，而是以简单的形式发泄出来，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缩影创作，对真实的社会状况进行阐述，对普通人民情绪的表达。

通过余华的作品，可以看出，在余华所描写的人性黑暗、社会暴力、生活残酷的背后其实是对希望与救赎的无限渴望与追求。余华在小说中通过一次次对温情的呼唤，对温柔的渴望，哪怕是得不到他想要获得的温情，但依然选择坚持的斗争下去，更是能够直观地看到余华的坚毅品性。而余华的坚毅还不仅如此，在余华的人生当中，有着太多太多的经历，任何一次失败和不如意都在为这种坚毅的品性积攒力量，而每一次力量的积攒都是对这些磨难与不如意的坦然面对，余华并不在乎在其创作的道路上到底会有多少艰难困苦在前方等着自己，他只会不断的拼搏向前迈进，不断地向着更好的方向成长，哪怕在他发现先锋文本的读者想当稀少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着没有放弃，继续着属于自己的创作。余华也为此作出了一定的调整，使他的作品不再过于晦涩难懂，在叙述中添加一些现代意识，来获得更多的情感共鸣，从而在当代文学洪流中更好的生存下来。

## 第四章 余华童年记忆

### 第一节 余华的童年

童年的经历是影响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无论是鲁迅的童话幻想作品，还是周作人的现在科学儿童教学观，都体现出了童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之大。文学创作是需要具有想象力的，在《我的真实》这篇文章中，余华就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过总结，说他的所有作品都在逼近真实，而他在《虚伪的作品》中也曾提到，他发现以往的写作方式只能表达出表现出来的真实，所以他寻找了新的写作方式，他开始舍弃了现实世界的逻辑顺序，从而更加自由的接近真实。<sup>32</sup>

余华不能完全的将自己的童年记忆全部记住，他所记住的那部分经历是经过他大脑加工后的产品，这些加工后的记忆塑造了余华，也成就了他的作品。一个人的童年塑造了一个人最初的思维体系，这不仅会影响他一生，还会对他生命中的其他领域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辐射影响，单就文学创作而言，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凝结成一个个文字，渗透到题材、人物、创作形式等方面。<sup>33</sup>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叙事方式的与众不同，而余华的童年也造就了他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与乔纳森·卡勒教授所说的叙述学中复兴的叙事方式上的改变是有些类似的，他不再聚焦于某种文学的叙事，而是为叙事的历史范畴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赋予了它重要的意义，并持续吸收认知的科学来对处理叙事过程进行描述。<sup>34</sup>这也使得余华的作品更加具有表现力。

<sup>32</sup> 彭明伟，〈冷酷与温暖的文学想象与现实——兼论鲁迅与余华的童年〉2015年第12期，页28。

<sup>33</sup> 翟文铖，〈童年经验：解开作家创作奥秘的全息密码——《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评介〉，《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页2。

<sup>34</sup> 郝运慧，〈诗学的倡导与当下的理论观察——乔纳森·卡勒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2020年第6期，页184。

余华的童年是在医院中度过的，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城镇里的职工大多居住在他们所从事的单位，而余华的父母都是医生，因此他居住的地方和医院的病房是连在一起的，<sup>35</sup>这也使得余华在童年时期就对医院的气味习以为常，余华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在余华父母工作的那家医院，手术室仅仅只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平房，他和哥哥常常在外面玩闹，经常都能够看到各种血迹与冰冷的器械，护士便把它们装进桶中，从手术室里运出，将这些血肉模糊的东西倒进不远处的厕所里。<sup>36</sup>

可以说余华的童年经历决定了他这一生的主要方向，这就像是在画一幅画，你刚拿起画笔时，这幅画的雏形就已经出现在你的脑海中，之后所画出的每一笔都是基于这个雏形所进行的完善，而童年经历就是那副画的雏形，人们成长中的一切行为都只不过是那个最初的景象进行补充或修改，所以余华会认为他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在回家。不管是《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还是《兄弟》都会使余华回到那个童年时期的南方，即使那个小镇早已经不复存在，余华的心底也依然将那个小镇当作是他的归宿。<sup>37</sup>

在余华的作品中，对于童年的描述不像传统的文学作品那样对儿童的世界进行修饰，而是将其赤裸裸的揭示出来，用平静冷漠的语气对人的生死、暴力血腥进行叙述。《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所表达的就是余华以童年者的身份展现对社会的残酷、荒诞的恐惧描写，而在其之后的《在细雨中呼喊》中，更是对这种叙述模式的表达达到了极致。文章开头写了一个孩子恐惧黑夜，一个女人的呼喊声在寂静的黑夜中传来，使回想童年的“我”不停的颤抖。<sup>38</sup>这些作品中映射出的余华的童年并不是完美的，余华对其童年时期的不好记忆执念依然渗透到了他未来的文学创作中，不管是先锋时期还是在后来的回归现实的作品中都有着余华童年遭受

<sup>35</sup>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页34。

<sup>36</sup>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页36。

<sup>37</sup> 洪治纲，余华，〈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关于长篇小说《兄弟》的对话〉，《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页32。

<sup>38</sup> 韩松刚，〈回到南方-余华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页135。

迫害的影子。

余华曾说过南方有很多的故事，我非常怀念过去的世界，因为它把我的童年带走了，我儿时的许多记忆都让我感到痛惜，虽然我现在生活在了北京，可是我知道自己仍然是属于中国的南方，只有当我坐到写字桌面前时，我就意识到我要回到南方去了，只有自己在不写作的时候，我才能意识到北京是存在的。<sup>39</sup>对于余华而言，回到南方就是要回到关于童年的记忆之中，这记忆包含着童年的经历、传统的文化熏陶和风土人情，甚至是更加细微的情感烙印。

---

<sup>39</sup>韩松刚，〈回到南方-余华小说论〉，页132。

## 第二节 家庭记忆对其童年的影响

在1966-1976年那个动荡的中国社会，余华的家庭条件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可是这份优越的条件却是身为医生的父母通过辛勤劳作换来的，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余华就要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医院停尸房的对面，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sup>40</sup>那时的人们是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因此在余华的家庭中，父母整天不在家，从未关注过余华，余华和哥哥被锁在家里无法外出，且时常打架，而年幼的余华总是被欺负的一方，这种如斗兽场一般封闭其暴力的环境对余华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非常沉重的。长时间的以一名孤独的旁观者身份对外界进行考察，使余华的性格变得敏感安静。余华时常一个人在医院里四处游荡，身上沾满了医院里特有的味道。<sup>41</sup>但是因为他的很多同学都讨厌这个气味，所以在幼儿园里，余华很少与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嬉戏打闹，只能坐在角落安静的观察其他人玩耍，致使他在学校的童年生活也是非常不快乐的。虽然如此，余华并没有产生自卑的心理，而是利用家庭环境给他带来这份内向安静的性格去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思考。我们常常能够在余华的作品中看到一个孤独安静的旁观者，而他们的身份往往是一个存在感极差的儿童，他们就如同黑夜中的星星微弱却又时刻洞察着这个世界。

前文提到余华的作品中产生了许多暴力因素，其实也是他与他哥哥之间相处不和谐有一定的联系。主要是因为那样的相处使余华产生了一种不敢反抗却又渴望更加强大的暴力心理，而这种心理其实是一种因童年欠缺能力而造成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不断的增加了余华对暴力的渴望，这种现象也被称之为“缺失性童年

---

<sup>40</sup>何清，杨爱林，〈童年经历与余华的创作——“血腥”和“死亡”意象的心理解读〉，《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2期，页71。

<sup>41</sup>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页35。

经验”，即生活的不幸，物质的匮乏和精神上受到的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所带来的抑郁沉重，这种童年缺失的经验是要比丰富的经验更能激发作者的创作。因此，在余华的大部分作品当中，儿童身上的暴力因素几乎是与生俱来。

在余华创作的初始阶段里，一个孩子的童年家庭总是充斥着自私与压迫。《在细雨中呼喊》里孙光临被他养父隐瞒带到了外地，之后养父去世、养母失踪，这个时候的他又回到了新生父母的身边，但却遭受到了父母兄弟的共同排挤，而祖父仅仅只为了争权就让年幼无知的孩子锯掉桌腿，造成了严重后果被父亲打骂时，他却在一旁欣赏着属于自己的斗争成果。<sup>42</sup>余华在整个人生创作中，在其笔下导致儿童死亡的直接原因永远都是家庭关怀的缺失。由此可以看出，余华对于童年时期渴望家庭关怀的执念之深。

---

<sup>42</sup>郜元宝，〈先锋作家的童年记忆——重读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当代文坛》2019 年第4期，页37。

### 第三节 社会记忆对其童年的影响

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革命性运动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的草根阶级提供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很多的草根通过这次机会从穷人变成了富人，而无数的富豪又因此触犯到了法律成为了囚犯，社会上演绎着各种戏剧和悲剧。这些乱象是当时中国社会失去秩序的真实写照。<sup>43</sup>巧合的是，在余华六岁到十六这十年里，刚好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童年的余华不仅旁观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还是这场浩劫的亲身体验者，余华因为和他哥哥烧草棚而被登上大字报，这段经历使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自卑当中，而后还因为哥哥一起偷藏医院的工具使得他们的父亲被大家批斗。<sup>44</sup>即便这是他之后才知道的事情，但是余华依然有一段时间处于悔恨和恐惧之中。<sup>45</sup>

不仅如此，余华童年生活在海盐小县城的时候，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就是一个比较爱吹牛的孩子被他父亲一拳亲手打死了，据传，那个时候那个孩子正好靠着墙站，而他的父亲一拳就打在了他孩子的脖子上，打断了颈动脉，当场就死了。<sup>46</sup>这件事让余华的感触很深，这些随时会发生在身边的死亡事件对余华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大字报的性质已经完全从批判人民思想的工具转变成了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的凶器，它所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尤其是在余华生活的那个小镇盐城。小镇的人们本身都是互相认识的，而在这个时候大字报却用着各种动漫、涂鸦等花样来呈现彼此之间的恶意，此时还是孩子的余华并不能理解，余

<sup>43</sup> 洪治纲，〈从想象停滞的地方出发——读余华的随笔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页36。

<sup>44</sup>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页37。

<sup>45</sup>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页39。

<sup>46</sup>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页46。

华和他的家人都被刊登过大字报。<sup>47</sup>而在余华身边互相认识的人却形同仇人一样彼此互相诅咒，这些对余华童年时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使他很长一段时间极大程度的不信任所谓的大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混乱带给了余华童年的创伤显然已经渗透到了他的作品中，造成了划时代的印记。

---

<sup>47</sup>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页38。

## 第五章 余华的旁观者视角创作

### 第一节 暴力血腥在其作品中的发展变化

余华在以暴力血腥元素为主的创作时期是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他勇于揭露社会的黑暗现象，剖析人性的弱点，打破时间的秩序，以错乱的时间来对他所认为的真实世界进行描述，丢掉了现实世界里的理性认知，把人们生活的表象揭开，露出人们最原始的生活状态。他将一切现实社会的暴力与血腥场面都融入到了他的创作当中，每一部作品的结局都是一场不堪入目的悲剧，似乎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一个魔鬼，他们是暴力与血腥的缔造者，他们好似最残忍的法外狂徒，对这一切的残酷现象都仿佛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他们不再顾忌家庭伦理的真实含义；不会被社会的责任所左右；更不会被什么家国天下的情怀所束缚。

《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年》以及《现实一种》这些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余华在面对这一切的丑恶与血腥时，感受到的是无尽的厌恶，在他心中对人性之善，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人性之恶是由人类本身的欲望所支撑的，世上的伦理道德被扭曲，人性的天性良知被泯灭，余华对现实世界人性之恶的膨胀厌弃才是他进行这一主题创作的原动力。<sup>48</sup>而在《一九八六》里，读出来的并不是记载着胜利着的荣耀历史与历史进步的正史，而是读出了胜利者光环下的历史残酷与血腥。余华眼中的历史是，《一九八六年》中主人公对历史残酷刑法的熟悉造成了自

---

<sup>48</sup> 侯玲宽，〈试析余华长篇小说中的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善〉，《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2010年第5期，页178。

残，若曾经的狂人所读的历史是由仁义道德所遮掩的吃人，那么，余华读到的则是由权威华语所抹掉的历史与血腥。<sup>49</sup>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各种矛盾不仅是人性善良与邪恶之间的矛盾，更是弱者与强者之间的冲突，它所展现的是当时社会的不平等形式。这些人物的死亡正是血腥元素的体现，但是这些元素的体现并不只是为了如同他前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现实一种》等作品中那样，向读者们展现了对现实社会影射与讽刺，他其中就掺杂了一些除了暴力与血腥以外的坚毅和领悟。他用了一种反衬的写作手法，通过突出富贵所经历的各种生活疾苦来反衬出富贵即使如此也依然顽强的活着，并且还能够淡然的向别人讲述这一切的过程。

余华在作品中通过尖锐的笔向我们呈现出了人类最邪恶的一面，将现实这话的荒诞极端化，让世人更加直观的去面对真实的世界，将一切现实世界中人们所拥有，但由于各种缘由而无法真实表现出来的倾向，赤裸裸的展现出来。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太平间里，一次次对那些特殊宁静与阴凉的享受，使他能够平静的直面各种死亡，造成了他在作品当中不断地与死亡进行对话。余华从卡夫卡的无政府主义形式中体会到了，精神意识中的力量在一个非理性的小说世界里，人物形象可以进行符号化，他们不一定非要指代某个人，悖谬的叙事与自由的想象，人们不再需要掩饰和伪装，他们可以将自己最本真的状态展露出来。<sup>50</sup>余华也因此将人物之间的暴力、荒诞和血腥都刻画的淋漓尽致，他将这些邪恶的状态通过小说合法化的呈现出来。

当时，很多作家都非常推崇对于外国文学的模仿，但是余华却在此项模仿的基础上加入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直接击中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份隐藏的虚伪。而《活着》中富贵对于生活苦难的忍耐与坚毅，《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对各种难关的勇敢面对与坚毅求生等，这些后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生动的像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百姓的真实生

<sup>49</sup> 程光炜，李建周，《先锋小说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页101。

<sup>50</sup> 高欢欢，《余华与卡夫卡小说的比较分析》（河南：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页10。

活，他们向读者们散发着积极向上的气息，透露出人民群众的美好品质，余华以他成熟的笔触，续写着属于他那一代的故事，让人们更加懂得人性的坚毅。

## 第二节 创作结果的特点分析

余华的童年记忆对他的创作极具影响力，他前期作品中对暴力和血腥的反复描写正是对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证明。这种具有重复性质的工作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极其枯燥乏味的，但是余华却对这种反复性的刻画乐此不疲，这并不说明余华有多么的异于常人，而是说明余华自身就拥有一股内在动力，驱使他进行这种类似于重复的行为，这股力量也正是余华个人性格的具体呈现。

余华对他年少时期所经历的各种血腥场景，他自身是没有太多的感受。余华曾说面对人的死亡和鲜血的平静心情，来源于他的童年经历，当时只有年仅四岁的余华，并不能运用哲学的思维去思考死亡，也不能理解医院中血腥的意义，他仅仅是在面对人体的残肢断臂和血肉模糊的各种器官上感到不安和恐惧。

这种不安和恐惧的体验在平时并没有表现出来，它们都会潜藏在人的意识之中，形成一股能量。这个能量会随着时间的流淌而渐渐展现出它的威力，再加上和家人们的不和谐相处，使他经常体会到孤独与被抛弃的感觉，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余华的精神意识。使余华对四岁时的这个年龄所遭受的精神伤害在作品中不断上演，

在《现实一种》中的荒诞情节，却是那些埋藏在余华心底精神伤害的真实浮现，他所展现的是人们不再通过伦理道德相联系，也不是情感的相互串联，更不是血缘的支撑。<sup>51</sup>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的写作就是在不断地对他童年记忆的一种呼喊，他的那些记忆不仅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记忆，甚至可能是那一整个时代的记忆，它们是一个世界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心灵的烙印，它们唤醒了余华在生活当中的

<sup>51</sup> 孙海波，《论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陕西：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页28。

余华，而余华则通过写作使这些欲望集中，从而实现这些欲望的合法化，文中四岁的皮皮正是余华四岁时对遭受的那些恐惧、焦虑以及不安的一种宣泄。前文提到余华的早期作品充满了暴力与血腥与其家庭关系、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长期的耳濡目染为余华提供了展现暴力血腥的来源，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不难发现他这种暴力与血腥的背后其实正是对人之善的呼唤与渴求。余华说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真实，他想展示一个从未被重复的世界，所以他实际上是拒绝现实世界的种种现象。<sup>52</sup>而他的这份态度也使他的作品一度出现暴力与血腥元素。

不仅如此，文中发生暴力的人物关系也刚好都是兄弟关系，皮皮和他堂弟，他们各自的父亲，这种以兄弟关系而产生的各种恩怨暴力，正是余华对亲人血缘赤裸裸的讽刺，在这个舆论认为血缘亲人总是美好与和谐的社会里，所表达出对兄弟亲情的嘲讽与愤怒都是不被这个世界所包容的。但是将这些情感嫁接到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身上，却会被整个社会所认可，这也是余华认为现实世界是虚伪与不真实的，而精神世界则是更加趋近真实的。正如佛洛伊德所指出的文学创作和白日梦有关，人们进行幻想是因为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每一个幻想都是人们对现实所做出的一次次改正。

---

<sup>52</sup> 赵凌河，〈真实与虚伪的悖论——谈余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真实论〉，《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页119。

## 第六章 结语

一个作家的童年记忆对他的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童年记忆往往会不知不觉在作家本人的作品中以某种形式体现出来，例如写作风格、某个情节的刻画、某个人物的塑造等等。余华的童年可以说并不快乐，他经历了许多成年人都难以接受的苦难，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苦难让他对过去生活中所看到的那些景象与丑陋产生了更加深层次的思考。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向人们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并在后期又以另一种方式向人们展示出面对这种暴力血腥的社会环境下所拥有的的坚毅。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余华前期先锋派的作品是以单纯的暴力血腥为主干，将一系列的故事情节串联在一起，还是后期因为受到卡夫卡、川端康成等外国作家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越发的成熟，不再一味的如同愤青般的向世人控诉，转而以残忍血腥的社会环境作为跳板向读者展示一个人在活着时所做到的坚毅顽强，他的创作基本上都是围绕他童年时期所接触到的那些艰难困苦，丑陋残酷等社会现象来展开书写。

他童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家庭暴力元素，大多来自和他哥哥的相处。那个时期的他对于哥哥而言是一个弱者，他以一个弱者的身份被动接受来自哥哥的暴力，而后又发现，即便是如父母那些理智的成年人，面对这种力量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时候，解决问题也往往采取这种简单直接以暴制暴的方式。

而他童年时期的社会环境中暴力血腥元素更是到处都是，文革的时代印记使他的作品中开始充斥着诡异的压抑，典型的作品自然就是《兄弟》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不仅有着文革时期的压抑和人性的泯灭，更有着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对传统的颠覆和人性的抗争。

他后期的创作已然厌倦了这种浮在表面层次的向世人单纯展现世界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他所看到的的世界变得更加的广泛，也让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一样表达对整个世界荒诞的不理解，也不再单纯的通过大字报上学来的反讽、夸张等手法对虚伪现实世界进行批判，他开始一点一点体会劳苦大众在面对生活的坚毅顽强，用平静的语调叙述艰难的生存环境，从而衬托出他所感悟到人民在面对苦难生活时所选择的坚强面对，而不是自暴自弃颓废无能的怨天尤人。将他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血腥暴力、人性之恶充分展现出，细腻的体现出了人性之善的美好，把自己对人性之善的美好憧憬彰显其中，使二者融洽共存。

本文通过对余华小说的暴力血腥等元素的刻画，指出其对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对坚毅顽强元素的阐述、家庭及社会、童年记忆以及创作的特点分析来看余华童年记忆对其创作的影响。

## 引用书目

### 一、专书

1. 董衡巽，《海明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 中国文学经典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经典》，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0。
3. 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4. 余华，《现实一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5.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
6. 彭聃龄，《普通心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7. 余华，《古典爱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8. 洪治纲，《余华评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9.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0. 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1. 程光炜，李建周，《先锋小说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

## 二、期刊论文

1. 胡非玄,〈童年记忆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页111-115。
2. 任亚芳,〈余华“暴力”“死亡”叙事的原因探析〉,《大众文艺》2010年第17期,页82-83。
3. 周静,〈余华作品中的血腥意识解析〉,《牡丹》2015年第10期,页31-33。
4. 胡雨玘,〈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以《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为例〉,《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页26。
5. 毕翠华、黄希庭,〈工作记忆的存储时间及目标时距对时间知觉的影响〉,《心理科学》2016年第4期,页801-806。
6. 春勇,〈夏季台风:余华转型的钥匙〉,《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页81-87,158。
7. 程光炜,〈论余华的三部曲——《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页149-164。
8. 彭明伟,〈冷酷与温暖的文学想象与现实——兼论鲁迅与余华的童年〉2015年第12期,页25-32,14。
9. 翟文铖,〈童年经验:解开作家创作奥秘的全息密码——《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评介〉,《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页2。
10. 郝运慧,〈诗学的倡导与当下的理论观察——乔纳森·卡勒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2020年第6期,页180-188。
11. 洪治纲,余华,〈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关于长篇小说《兄弟》的对话〉,《南

- 方文坛》2006年第3期，页30-35。
12. 韩松刚，〈回到南方-余华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页132-138。
  13. 何清，杨爱林，〈童年经历与余华的创作——“血腥”和“死亡”意象的心理解读〉，《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2期，页69-73。
  14. 郜元宝，〈先锋作家的童年记忆——重读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页36-40。
  15. 洪治纲，〈从想象停滞的地方出发——读余华的随笔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页34-42。
  16. 贺仲明，〈新中迈向经典——重读《活着》并论余华的文学史意义〉，《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页58-64。
  17. 陈少华，〈进退维艰的底层写作——余华小说创作心理的整体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页151-161。
  18. 侯玲宽，〈试析余华长篇小说中的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善〉，《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2010年第5期，页176-179。
  19. 赵凌河，〈真实与虚伪的悖论——谈余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真实论〉，《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页118-124。

### 三、学位论文

1. 范秀玲, 《从余华小说中的暴力、血腥叙事看童年记忆对其创作的影响》,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2. 胡剑鸣, 《余华小说暴力因素研究》, 吉林: 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 2017。
3. 张利娜, 《呼唤温情: 论余华的长篇小说》, 上海: 上海外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4. 王克海, 《浅析创作中的形式与内容》, 北京: 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7。
5. 倪洁, 《余华长篇小说创作的“变”与“常”》, 山东: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6. 高欢欢, 《余华与卡夫卡小说的比较分析》, 河南: 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
7. 孙海波, 《论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 陕西: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8. 袁姣, 《透明的翻译-以余华(活着)英译为例》(陕西: 西藏民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0。

#### 四、网络资料

1. 中国新闻网，〈余华：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 鲁迅是我的朋友〉，中国新闻网。2016年4月1日。<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6/04-01/7820876.shtml>。
2. 〈苦难的狂欢—从《许三观卖血记》看余华小说的黑色幽默〉，莱芜市第一中学，2019年10月23日，  
<https://wenku.baidu.com/view/1d183998001ca300a6c30c22590102020640f24b.html>。
3. 洪治纲，〈余华生平年表〉，《中国作家网》，2007年1月9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2007-01-09/48007.html>。
4. 洪治纲，〈余华的童年记忆：常常一个人待在太平间里睡午觉〉，《文艺报》，2017年6月4日，第5版（余华评传）。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602/c405173-29312800.html>。
5. 余华，〈余华：我是怎么从牙医成为作家的〉，《中国作家》，2018年4月6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417/c418927-29932404.html>。

## 附录

### 一、冷淡静默笔法的创作特点及形成原因

余华的写作风格即便在先锋小说作家中也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叙事与美学的彻底否定展现出了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独属于自己的认知，通过对他人命运的观察与思考来叙述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悲剧，余华通过向人们展示各种暴力血腥的作品来呼唤人们潜藏在人性的美好和坚毅，进而在他的作品中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独属于他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文章内容是文章中一切事物要素的综合，而形式就是把这些结合统一一起来的结构或是对内容的表现方式，文章的内容决定了他的展现形式，而他的展现形式又会对内容进行一个反作用，当条件满足时，二者之间是可以进行相互转换，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互转换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矛盾运动的过程。<sup>53</sup>

反观余华的作品，在形式上并没有用到许多华丽的辞藻，而是运用了大量的直接引语以及白描的写作手法。<sup>54</sup>通过平淡朴实的笔法，使得他的文章从叙述重心转移到普通人民的命运本身。《活着》一文对富贵的艰苦人生进行了平铺直叙的描述，使得这篇文章虽然描绘了很多的死亡和暴力血腥场面，但是和以往虚幻、离奇的风格已迥然不同，连那阴暗的氛围也不复存在，文章完整的故事内容，清晰的情节，冷淡静默的写作手法，将活着的人生价值包含在平淡的叙述之中。

---

<sup>53</sup> 王克海，《浅析创作中的形式与内容》（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页9。

<sup>54</sup> 袁姣，《透明的翻译-以余华（活着）英译为例》（陕西：西藏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页21。

《许三观卖血记》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现了余华崭新的精神面貌，温情与悲悯替代了他的冷漠与暴力，昭示了人民生存艰辛。他通过抹平作者存在的叙述方式对其进行刻画，使得文章在叙事的节奏上，如山峦般连绵不绝，展现出了余华的朴实、生活化的平淡气质。该文形式最引人注意地方就是其幽默诙谐的叙述方式，幽默诙谐不只是一种乐观面对苦难的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叙述故事的策略。通过简洁流畅的语言，直接走向了事件的中心，丰富文章的内容，以戏剧化的表达方式，缓解了现实生活与文本的紧张关系，并以此建立了两者的新型联系。<sup>55</sup>展现了苦难戏剧化的处理情节，缓解了当时余华在文章所突显的暴力血腥，造就了余华在艺术形式上的再次突破。

一个人的经验要远比其思想更能唤起人的感受，而且更直接更易懂。而余华更是利用了内容的形式化与形式的表面化呈现使其成为了一个因简约和表面而成名的作家。余华早期小说的实验与神秘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致使人们忽略了他作品中简化的一面。《鲜血与梅花》正是余华高度形式化的作品，它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归纳，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小说实验，并且还连接着无意识经验。它并不是给读者强塞一个主题，或煽惑读者的情感，而是执行唤起读者经验的任务。<sup>56</sup>

当然不管是他前期以暴力血腥为主要元素所创作的作品，还是后期为了对人性之善、坚毅顽强等因素的刻画所创作的作品，余华都在他的作品当中贯穿着苦难意识。他的作品永远充满了对人生的关注，不管是暴力也好，坚毅也罢，这些都是人在苦难之中的不同反应，他用平淡的叙述将现实世界中人生的苦难真实地呈现出来，甚至不惜将幸福美好的生活破坏得支离破碎，展现在人们面前以求将真实的苦难揭露的更加彻底。

---

<sup>55</sup> <苦难的狂欢—从《许三观卖血记》看余华小说的黑色幽默>，莱芜市第一中学，2019年10月23日，[https://wenku.baidu.com/view/1d183998001ca300a6c30c22590102020640f24b.html?fr=search-1-wkuser\\_norX-income6&fixfr=d5A4EjLjdpmpVR9ldLaqLw%3D](https://wenku.baidu.com/view/1d183998001ca300a6c30c22590102020640f24b.html?fr=search-1-wkuser_norX-income6&fixfr=d5A4EjLjdpmpVR9ldLaqLw%3D)。

<sup>56</sup> 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页126。

他前期作品所描述的苦难是无尽的黑暗，人们选择了暴力，选择了诅咒，而在后作品中，他所描述的苦难是人们的生存环境，是不幸的遭遇，是残酷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决策，人们只能选择忍耐与接受。<sup>57</sup>余华的《活着》体现出他对苦难的不同看法，人们活着仅仅只是为了活着，并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他在作品中将我们所厌恶的苦难变成了人们受到赞美的必要元素，

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为了养好家人而不断地努力劳作，以更加拼命的劳动来面对苦难的来临，而这些人物展现坚毅的同时又可以兼具龌龊无耻，这些小人物正是当时社会底层人的缩影，余华则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表达他们的真实状态，真正的实现了人性的关怀。<sup>58</sup>各种小人物之间由于人性之恶而产生的各种闹剧正是断裂底层对现实社会的不断映射，他们无所依靠又互相消耗，他们的面目模糊不清，他们都只不过是底层社会的一个抽象符号，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状态正是现实社会底层人们的真实写照。<sup>59</sup>

---

<sup>57</sup>倪洁，《余华长篇小说创作的“变”与“常”》（山东：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页13。

<sup>58</sup>贺仲明，〈新中迈向经典——重读《活着》并论余华的文学史意义〉，《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页62。

<sup>59</sup>陈少华，〈进退维艰的底层写作——余华小说创作心理的整体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页157。